

陈
亨
源
传

中共长乐市委宣传部 编
长 乐 报 社



陈亨源同志



陈亨源和他的家人



陈亨源和他的战友

序

星移斗转，大浪淘沙，共和国走过了五十多年的风雨历程，历史翻开了新世纪的一页，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迎来了 80 周岁的生日。伟大的征程中，永远不会磨灭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牺牲的革命先烈们前赴后继的脚印。陈亨源，一个响彻闽中大地的名字，正是他们中杰出的一员。

陈亨源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小山村——长乐江田南阳村，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党闽中地区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历经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他带领闽中地区人民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经过岁月的洗礼，陈亨源同志的英雄事迹更加光彩照人，它始终激励着长乐儿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值此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之际，我们深切怀念陈亨源同志和他的战友——这些用鲜血和生命铸就共和国基石的英雄。将陈亨源同志革命的一生编撰成册，以缅怀先烈，激励后人，是我们共同的心愿。为此，本书编写组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无数次地访问陈亨源同志的亲属、战友和部下，走遍陈亨源同志战斗过的山山水水，广泛收集创作素材，几易其稿，写成了这本书。《陈亨源传》的诞生为全社会广泛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一本良好的素材，也必将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增添新的光彩。

《陈亨源传》引领我们深情回顾革命先烈英勇奋斗、艰苦卓绝、无私无畏的人生之路，激励我们大力弘扬革命传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感谢编撰人员的辛勤劳动为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了如此宝贵的精神食粮。

李金福

1

陈亨源传

· 1 ·

时间老人跨过 19 世纪最后一道门槛，来到 1901 年 10 月 21 日，等待着一个新生命的诞生。这个新生命，以他顽强坚韧的生命力，从穷山沟的樵娃牧童，逐渐成长为医德高尚医术高明的济世良医，毁家纾难的民族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女，鞠躬尽瘁死而未已的人民公仆。

他叫陈亨源，出生在长乐县江田乡南阳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刚开始懂事，就知道了贫穷。

南阳村仅有 40 多户人家，远离江田乡 10 多公里，是群山环抱中的闭塞小山村。乡亲们个个勤劳，终年面对黄土背朝天，冬遭寒冻夏受煎，却全都食不果腹，衣难蔽体，面黄肌瘦。父亲忙过农活后，就挑起货郎担，到几十里远的山外，叫卖小商品赚些小钱。母亲除了家务活，也要到田间劳作，还在房前屋后种些瓜菜。他是家里的长子，日夜盼望着快点长大，好给父亲母亲帮上一把。7 岁时，去给人家放养耕牛，一年挣回几十斤蕃薯米。放牛时，还学会了砍柴，父亲母亲可以不为煮饭烧菜用的柴火分心分力了。

村里有间私塾，每天放牛砍柴都要从前面经过，他很想读书，可从没向父亲母亲提出过。

那年除夕，父亲吃过早饭就到山外去了。父亲说，平常有人赊欠，今天去讨钱，拿到钱就买些年货回来，好好过个年。全家人眼巴巴地盼呀望呀，到了傍晚，才盼到父亲回来，却是两手空空。父亲说，因为不识字没记账，人家说空口无凭。

母亲一句话也没说，准备生火煮饭。父亲要母亲多放些蕃薯米，今天过年，要让孩子吃饱点。

一家人吃过蕃薯米的年夜饭后，小亨源鼓起勇气，走到父亲母亲面前：“爸、妈，我要读书。认了字，就可以替爸爸记账。”

母亲说：“穷人家的孩子，哪有这福气。”说完，别过脸去，偷偷用袖子擦拭眼角。

父亲把小亨源揽到身旁，叹了口气：“咳！何曾不想送你去读书识字，可家里吃饭人多，养活都不容易，哪里还有钱……”

过年应该高兴，不能让父亲母亲伤心。小亨源牵起父亲母亲的手，笑着说：“爸，妈，家里没钱，我不念书了。过了年，又大了一岁，我已经10岁了，能做很多很多事。爸，妈，你们应该高兴啊！”

面对懂事的孩子，父母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亨源……”母亲把小亨源紧紧搂在怀里，豆粒大的泪珠滴落在他细嫩的脸上。

也许小亨源真的长大了，放牛砍柴回来后，经常坐在屋后的坡地上，望着东南方向的蝙蝠山，想了很多很多。那蝙蝠抬起头，张开了两只翅膀，他多希望它能飞起来，飞到山外去，为乡亲带回好运啊。哎，记得村里老人说过，书和字就是翅膀，有的人读了书认了字，就飞到山外去了。

没钱读书，总可以听书吧。利用放牛砍柴的空隙，他常跑到私塾门外，听里边孩子读书。那书声多象山间泉水的叮咚声，他听得如痴如醉。可时间一长，那书声变了，变得和风声一样，飘飘缈缈，捉不到摸不着。有时又变得象天上月亮一样，不管怎样追呀赶呀，它总在那么高那么远……

私塾先生早就注意到门外听书的小亨源，经过多次观察，觉得这也许是砂砾中的一颗金子，便和蔼地把他叫了进来，问道：“小弟弟，想不想念书？”

小亨源溜转着乌黑的眼珠子，用力点了点头：“想！”

“那就进来念吧。”

“家里穷，没钱。”

先生离开座椅，绕着小亨源前后左右打量，心中涌出诸多感慨。

小亨源不知道先生在干什么，只把目光凝聚在先生书案上的书本上。

先生下决心当一回伯乐：“小弟弟，你每天给先生送些柴来，够煮饭烧水就行，当作学费，晚上先生教你读书识字。”

“哎！”小亨源向先生深深地鞠了一躬，象欢快的小鹿跑回家，向父亲母亲报喜。

自从小亨源来夜读后，先生书案上“灯马”的微弱灯光，似乎增添了无穷热量，要将这一老一少的两颗心溶为一体。先生教读之余，经常灌输“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用来激励小亨源，希望这位聪明倔强的弟子，能实现他早已破灭了的仕途梦。先生的想法多么陈腐，但对生活在闭塞小山村里的小亨源来说，却是第一次听到，感到异样新鲜。读好书就可以做官，做了官就有俸禄（先生说，那样就有很多很多的钱），可以帮乡亲修好房子，吃饱饭，穿得暖和，可以让爸妈弟弟过

上好日子。先生恨不得把肚子里的学问全倒出来，学生唯恐学有所漏而更加勤奋，师生畅游在共同构筑的美丽憧憬中。可现实生活却没那么宽容，将无情地把他们的憧憬击得灰飞烟灭。

山村缺医少药，经常有乡亲被病魔夺去生命。这一年又遇上瘟疫流行，病魔吞噬了更多的生命，老年人，壮年人，还有那初离母胎呱呱坠地的男孩女婴。有时，当山外医生被请到山里时，往往看到的已不是病人，而是尸体，出诊变成了送葬！一幕幕生离死别的惨剧在撕裂他稚嫩的心！小亨源认识到疾病瘟疫比贫穷更可怕。

这几天，他常坐在路旁岩石上，看着对面山坡上的新坟，痛苦地思索。

先生发现近几天小亨源没来夜读，放心不下，便到他家去。半路上看见小亨源呆坐着，眼角衔着泪花，脸色凝涩，就急步走过去。

小亨源见先生走来急忙站起，先生按他坐下，自己也坐在旁边。

先生亲切地问：“这几天怎么不来读书了！”

小亨源愧疚地回答：“先生，我不念书了，要走了。”

“到哪里去？”

“到松下一家药店当学徒。”

“为什么？”

小亨源咬了咬嘴唇，指着对面山坡上的新坟说：“我要当医生！”

先生一愣，觉得自己的学生突然长大了，懂事了，劝说、挽留都已成了多余，只好若有所失地叹了口气。

“先生，学生不成器，使先生失望了……”小亨源哽咽着

扑到先生的怀里。

先生把小亨源紧紧抱住，深情地抚慰：“这样也好，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去吧，去吧。”他捧起小亨源的脸，注视片刻，为小亨源拭去泪水。不管小亨源是否理解，不知是否有所预感，先生琅声吟哦道：“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志……”

第二天，小亨源告别了母亲、乡亲和先生，跟在父亲身后，踏上崎岖的山间小径，到松下药铺当学徒去了。

这一年，小亨源 12 岁。

松下是临海的渔村，又是座天然海港。很早以来，就是商船渔船的集散地。人来客往，也就带动了药铺的生意。药铺老板早就想物色一个勤快的徒工，现在总算如愿以偿了。

小亨源到后，总是早起晚睡，忙了店务忙家务，深得老板夫妇的喜爱。老板娘知道小亨源喜欢吃光饼，每天都另给些零钱，让他买光饼吃。小亨源舍不得花，硬是把这些零钱积攒起来。转眼间五年过去，学徒出师了。虽然学到许多中草药知识，可离当医生还差很远很远。行医施诊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情，不象照方撮药那么简单。要学习，朝自己预定的目标前进。

他把当学徒赚的工钱，寄回南阳家里，背上行李包，带着积攒的五年光饼钱，辞别老板夫妇，上县城求学。

松下到县城有 40 公里之遥，多是田间小道和山野羊肠道，好不容易过了北山岭进入城关东关，已经接近午夜了。第一次出远门，走了这么多路，又饥又乏又困，竟迷迷糊糊躺下睡着了。也许是虔诚感动了上天，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竟睡在了日后的恩师、大名鼎鼎的吴佑民医师的医院前。

第二天早上，吴佑民医师发现了这个小青年，便让女佣把他叫醒，带到厨房洗脸用膳。当陈亨源走出厨房时，吴医师顿感眼前一亮，这个小青年身材修长，眉目清秀，疲惫的倦容中透出一股逼人的坚韧不屈的正气，赏识之情油然而生，便让他坐下，查问起来。陈亨源也感到面前这位温文尔雅的长者值得信赖，就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情况和此行的目的，全都端了出来。从闭塞小山村走出来的小青年，能有这样的志向与毅力，吴医师很受感动，破例亲自出面，介绍他到县立培青中学读书。

读书期间，陈亨源经常到医院干些杂活，赚些零钱作为学习费用，坚持到初中毕业。

新学年即将开始，陈亨源又来到医院，忙朝刚从病房出来的吴医师迎上去：“吴医师……”

“今年上高中了吧，家里爹妈弟弟好吧。”吴医师边走边说。

“爹妈弟弟都好。吴医师，我……”陈亨源跟在吴医师身后，吞吞吐吐，欲说又止。

“是不是学费不够？先从我这里借吧。”

“我，我不想读高中了。”

吴医师停步转身，满脸惊讶困惑：“你……”

他告诉吴医师，实在无法继续求学了。积攒的光饼钱本来就不多，早已用光，靠在医院干杂活，才能坚持到初中毕业。现在父亲年事已高，不能象从前那样，经常走村穿乡肩挑贩卖了。自己是长子，要准备接过父亲肩负的生活重担，只好忍痛辍学。

吴医师深表同情，却又不得不问：“那你当医生的想法放弃了？”

“不!”陈亨源斩钉截铁般回答,接着诚挚恳求:“吴医师,只要您不嫌弃,我愿意继续在医院当杂工。我是穷人家的孩子,什么活都能干!我希望能您在您身边学点本领。”

面对这位年青人的执着,吴医师受到很大震撼,心底发出赞叹:“此子可教!此子可造!”立即同意让他留下,并再次破例让他当上自己的助理。

名为助理,实是见习,这可是梦寐以求的天赐良机。陈亨源象只辛勤的工蜂,飞进了医学领域的百花园,不知疲倦地采集花蜜。白天跟班学习,临床随诊,晚上扎进书本,探微寻幽。在吴医师析疑解惑的指导下,医学理论和临床技术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他清醒地意识到,这样“零敲碎打”很难造就称职的好医生,还要争取得到系统的深造,这一想法得到吴医师的赞赏。在吴医师精心辅导、鼎力推荐下,他顺利考上上海医学院函授生,经过四年拼搏苦读,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毕业证书。

从樵童放牛娃,药铺徒工,到上海医学院函授毕业生,这是人生的腾飞啊!他心中充满此生从未有过的喜悦与兴奋。晚上,他让厨房烧了几道菜,沏了一壶香茶,将吴医师请来,坐上正位,斟满一杯茶,恭恭敬敬地双手端到吴医师面前,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老师,我的毕业证书,凝聚着老师您的心血。让学生以茶当酒,表表寸衷,请老师饮了这杯茶。”

吴医师含着微笑接过茶杯,又另外斟了杯茶,递给他:“没有你自己的勤奋,任何人都帮不上忙,也都替代不了。来,同干此杯,以示庆贺!”

“老师……”

吴医师抬手示意,暂时不让陈亨源说下去,拾起旧话题:

“我前几天就对你说过，毕业后要自己挂牌独立行医，您想得怎么样了？”

“老师，我想了几天，还是觉得在医院再留几年为好。”他怎么舍得离开严父慈母般的恩师。

“再留在这里，你怎么能放开手脚？雄鹰的翅膀是在风雨中练硬的。自己闯荡，大有作为，老师相信你会干得比我还好！”老师掏出心里话，对学生是鼓励，更是鞭策与厚望。

“我，我怎么比得上老师，我永远是您的学生。”陈亨源诚惶诚恐。

“后人超前人，社会才能进步，这是自然规律。我们都生长在海边，见过大海，大海上不都是后浪超前浪吗？”

老师含有哲理的启发，学生心领默认了。

“开业要花一笔钱，一些常用的药品器械，先从医院里拿去。”

陈亨源控制不了夺眶而出的热泪，走过去，紧紧握住吴医师的双手，哽咽着说：“老师，您对我的大恩大德，学生怎么报答啊！？”

吴医师轻轻把他推回坐椅前，慈祥亲切地说：“坐下。长大成人了，别孩子气，快擦眼泪。要说报答嘛，赶上老师，超过老师，这就是对老师的最好报答。”

这一夜，陈亨源在床上辗转难眠，思绪纷飞，浮想联翩。他想到瘟疫流行时家乡山坡上的荒坟，想到善良仁爱的私塾先生，想到山村乡亲和家中父母弟弟。终生未得温饱的父母，在为自己操办两次婚后，过早地先后离开人世。前妻梁华玉，南京神学院毕业后，毅然嫁到穷山沟，生育两男一女后，因病辞世。垂危之际，她要悲痛欲绝的陈亨源节制哀痛，答应继娶她南京神学院的好同学薛雪

华，她要薛雪华为她代尽人妻人母之职，和陈亨源终生相伴，将她身后的儿女抚养成人。而今薛雪华一定正带着孩子，在倚望丈夫学成归去。他又想到了吴医师，决心以吴医师为楷模，当一辈子好医生。

金鸡啼明前，他才带着惬意的笑容，进入甜美的梦乡。

陈亨源回到南阳村，就忙着给一些患病的乡亲施诊治疗。几天后，他告诉乡亲，为了方便更多的病人，要到松下开诊所，乡亲们有什么辛苦病痛，尽管到松下找他。

他携妻带子又来到当过药铺学徒的松下，开设复甦诊所，很快就有了名声，打开了局面。但好景不长，才过两年，诊所和松下许多商店、民房，在日本法西斯对我东南沿海狂轰烂炸中，都被炸成废墟。

那天他刚好出诊，在回来的途中，看见日本飞机正向松下方向投炸弹，愤慨、焦急、惊恐都奔涌心头，急催轿夫快走。将到村头，又叫轿夫停住。他走下三人抬的轿子，向村里飞奔而去。老远就闻到尸体烧焦味，看见废墟上还冒着浓烟，乡亲在扑火救人，薛雪华拥着孩子们惊慌失色缩成一团。凝聚着心血与理想的诊所已化作焦土。

忙了几天，抢救安顿好受伤乡亲后，陈亨源又一次携妻带子从松下来到福清县海口镇，开设“复甦”医院。

福清县海口、高山、龙田三镇，和长乐县松下、江田、古槐等地，都有他的行医足迹。上至达官贵人、名流富商，下至屠夫渔工、难民乞丐，来者必诊，有请必往。还根据患者不同经

济情况,当收则收,当减则减,当免则免。因医德高尚,医术高明,深得各阶层人士的信赖与赞扬。妻子也学会了接生,既是助产士,又当护士,是他的得力助手。夫妻经过三年苦心经营,医院越办越好。在几十公里方围内,陈亨源成了首屈一指的名医,“复甦”也成了闻名遐迩的医院。他的事业有成,引来多少人的称赞;他的富足优裕,又引来多少人的羡慕;连吴佑民医师都写信来表示祝贺。

旁人不知道,此时的陈亨源正遭到时代暴风骤雨的撞击。他的心在隐隐作痛。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9·18事变后,迅速占领东北三省,实施蓄谋已久的武装侵略中国的既定国策,沾满我东北同胞鲜血的战刀又指向华北、热河。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外采取“不抵抗主义”,拱让大片国土;对内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组织“中统”“军统”两大特务体系,推行“连保联坐”的保甲制度,钳制、镇压爱国救亡运动。对坚持抗日救亡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工农红军,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围剿,“清乡并村”,“斩草除根”,“石头过刀茅厕过火”。工农红军被迫战略转移,进行惊天地泣鬼神的长征。

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不奋起进行殊死战斗,就要亡国灭种!他被炎黄后裔的责任感压得喘不过气来,多少次梦中听见长城泰山在呻吟、黄河长江在哭泣,看见沦陷区的同胞在流血,日本法西斯在狞笑。恶梦醒来,反躬自问:听诊器手术刀可以救死扶伤,能挽救民族危亡吗?当初是不是选错了职业,要是投军当兵,现在就可以和敌人拼杀在战场!国难当头,报国正是其时。可是,国民党政府肯救国、能救国吗?茫茫神州,报国之门在哪里,报国之路在何方?苦苦思索,他想到可近可信而又略显神秘的好友——陈金来。